

梦的门



凌可新 著

新活力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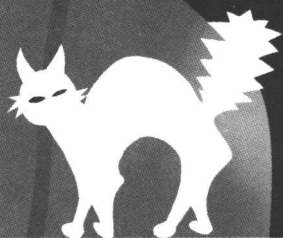
xin huoli chang pian xiao shuo

梦的门

凌可新 著

新活力长篇小说

xin huoli chang pian xiao sh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门/凌可新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9

(新活力长篇小说)

ISBN 7-5329-2371-1

I. 梦… II. 凌…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82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高青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1 千字/225
印 数	1-5000
定 价	20.00 元



我记得这是几年来我屋子里的电话第一次响起来。它突然地就响起来了。那么的刺耳。我十分惊奇它还能够响起来。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自从搬迁到这里居住以来,这部长相平常的电话就是一个纯粹的摆设而已。我从来也没有为它前去电信局上交过一分钱的电话费。它自以为是地坐在那张破旧的写字台上,身上布满了岁月的灰尘和风霜。如果我是一个勤快人的话,我早就把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我是说,其实它原本就不应该坐在我面前的。

但是现在它却无端地响起来了。突然地就响起来了。它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是闹鬼了。要么就是这部电话它自己着魔了。所以等它响到十三声时,我才不得不抓起已经差不多被灰尘掩盖了本来颜色的话筒。

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我一接起电话，她就在那边说：“现在我一个人在家里。不知从哪儿跑来了一只老鼠，一只大老鼠。很大很大。”她好像是伸出手来比画了一下，“老鼠的外表是灰色的，身体毛茸茸的，四肢修长有力，身体健壮无比。好可怕耶这只突然闯进来的老鼠。”接着她有些夸张地冲着我大叫了一声，“它现在就站在我的对面，离我只有短短的两步半之遥。它用一对红彤彤的南国红豆一般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啊它冲我扮鬼脸了……啊，它妄图向我猛扑过来了……”最后，也就是在电话挂断之前她说，“你快过来呀……你快来救救我，帮我赶走这无边无际的恐惧吧……”

忙音响起来后，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是谁。她到底是谁。

有一段时间，我放弃了手里的工作。我坐在原处，我攥着话筒。忙音很响亮。我企图再次听到她的话，她的声音。她没有告诉我她是谁。我接起电话，连一个音符都没有发出来，她就那么急急匆匆地说了发生在她那里的事情。一只老鼠没有经过她的邀请，突然闯进了她的房间。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她应该是害怕老鼠的。一般的女孩子（她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吧？）都要害怕老鼠的。仅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例外。所以我能够想像得出来她现在所面临的恐惧。对了，还有她的尖叫。尽管现在电话断了，但她的尖叫声不会停止。

除非这时有人帮她赶走那只老鼠。

可是会有人前去吗？

她给我打这个电话，不就是要求我去做这项工作吗？

那么，她是谁？

我仔细地回想她的声音。如果不是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她的声音

应该说是很美妙的一种。我是说她的声音圆润美好、富有质感,能够给人(主要是男人)以强烈的冲击力。但我说不好是谁的声音。也就是说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去帮她赶走一只老鼠的这位女孩子,我不知道她是谁。

她应该是我过去的朋友中的一个。她可能是认为我能够一下子就听出她的声音来,能够马上就像110或者120或者119那样从天而降,把她从由一只老鼠刻意制造出来的恐怖氛围之中拯救出来,让她走出噩梦,重新面对美好的生活。

然而……然而,我却没有听出她是谁来。

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目标。我想前去帮助她赶走那只老鼠,但我却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这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坐着。我已经坐了好久了。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到底坐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我刚刚坐下来时,窗外的阳光还从西面向着我的窗户明媚出一片灿烂。现在,我握着话筒,耳朵里倾听着阵阵盲音,脑子里胡思乱想,不停地翻腾着,企图寻找出对方的准确信息的时候,外面则是一片沉沉黑暗。我看了一眼墙上悬挂的旧式石英钟,时针指着十二,分针也指着十二。那么现在正好十二时了。十二时,肯定是半夜的十二时了。

这么说,我至少在这里坐了六个小时。

如果不是这个电话,我还会继续坐下去的。

这是错不了的。

还是说说我坐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吧。

我是在玩儿一种游戏。比较文雅的说法叫俄罗斯方块。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堆方块。

具体的堆法我就不说了。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玩儿过这种游戏。

我是使用一种比较简陋的工具玩儿的。这种东西叫掌上游戏机，贵的时候几十元钱一只，便宜时几块钱一只。现在很多人说玩儿这个的是弱智，说只有弱智才会玩这种低档次的东西。要么就是傻瓜了。我不承认我是弱智或者傻瓜，但我常常因此而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我就是在沉溺在堆堆堆堆的过程中被这样的一个电话给拔出来的。如同从泥土里拔出了一只萝卜。

我是一只营养不良的萝卜，我让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弄清面目的女孩子给连根拔了出来。之后给晾在了一边。

但我应该知道她是谁。她肯定不会是一个对我一无所知的人。否则她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问题出在我这里。是我把她的声音从记忆中给流失掉了。

在堆方块的过程中，我的头脑基本上处于麻木状态。她的电话惊醒了。我揉搓着有些发涩的眼睛。我看了我的掌上游戏机一眼。那上面的方块们早已乱七八糟地塞满了显示屏。它们静止不动，像是已经死去了一千年。

方块，去他妈妈的方块吧！我顺手一丢，把它给丢到一边去了。

我得好好地对待这个电话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一个朋友被一只老鼠给吓坏了。或者是吓死了。

何况还是个女的呢！

问题是，我是说，现在的最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得首先确定下来这个女子是谁。之后我才有可能去拯救她，把那只老鼠赶走或者干脆消灭掉。

我点上一支香烟。我认真而详细地在脑海里翻腾着我所认识的女子们的姓名和形象。在我爱上堆方块的这几年里,我几乎不去想她们了。我几乎把她们删除了。一个人爱上什么是可怕的。我爱女人时,女人是我的一切。而堆方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又代替了女人,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切。

一个电话。现在,我吸着烟,方块们离我远远地去了,它们消失在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是说,女人,那些个活生生的女人们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

但是,经过了方块的岁月之后,现在,我几乎已经记不清她们的模样了,我已经把她们弄混了。声音,尤其是声音。如果她能报出自己的名字的话,那会好些。名字可以引出很多对于过去的回忆。名字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利用的符号。如同一只手,你抓住了它,它就能牵引着你进入一种状态。而声音,即使在最最正常的时候,你也有可能把它们给弄混了。况且,过去了那么长的日子。

不过,这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是个女孩子。也就是年轻和青春的那种。可是,我认识的,我是指以往我认识的,几乎都是女孩子。再说了,如今的女人,就算是半老徐娘,她也能够弄出一副女孩子的声音来迷惑你的。

这个不算。这个是可以伪装的。

那么,我陷入了一无所知的境地。

把一支香烟吸完,我还是没能弄明白到底是谁向我求援。

当然了,我是个聪明人。我一直都是个聪明人。我是说很快我就想起了一个不能再好的主意。她还会再给我来电话的。如果我直接去了,电话也就可以省略了。我没去,她肯定还会再来电话的。那时,我可以直截了当地问她是谁,说我的脑子现在有些问题了,一时想不起来她

是谁了。也就是说,我得让她给我指一条路走。这样,所有的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傻瓜才想不到呢!

我于是就从容了。我放下话筒,换上一支香烟。我得等着那边的电话过来。

2

把第二支香烟吸到三分之二,我被一种声音给吸引住了。是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一种什么生物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走路。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外边传进来的声音。比如说是下雨了,是雨落在地上的声音。比如说是刮风了,是风在树叶上走动的声音,又比如说,是一个人在我的房屋外边故意模拟老鼠……一想起老鼠这两个字,我马上觉得不对头。因为这声音分明就是在我的屋子里面,分明就在我的不远处。

在这之前,我是说,在我玩儿堆方块的时候,我只开了写字台上的台灯。那是一只只有八瓦的低功率的小灯。它能够照耀到的也只不过一平方米的地方。再有就是我的掌上游戏机的屏幕还能反射出一些光亮来。但它们加在一起,也不能够把我的屋子的空间全都照亮。现在,

这个声音在我屋子里，在暗处，我只能听到，我却看不到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

我摸到我头顶上的那盏六十个瓦的日光灯的开关拉绳，我拽了一下。它一下子就把我的空间照亮了。

我看见了一只……老鼠！妈的，就是一只老鼠！

原来真的是一只老鼠，它不经过我的邀请，不经过我的允许，竟然……竟然自作主张地闯入了我的屋子！

它的表情，我是说它现在在我的灯光底下的表情，就好像是回到了它自己的老家，就好像我这里原本就是它的巢穴。它在那里的那份从容，那份不迫。它坐在那里。它离我有大约三米的距离。头顶上的那盏六十瓦的日光灯的光芒很柔和，老鼠，这只可恶的老鼠在灯光里，显得像是也挺柔和的。它望着我。它刚刚坐下来。它是在看着我呢。

我想起打电话来的女子，她描述的老鼠。她说进入她的房间的老鼠是灰色的，长着一副毛茸茸的好身体，用一对红彤彤的眼睛看着她，还冲着她扮着什么鬼脸，还企图向她扑过去……我基本上可以断定，进入她的房间的那只老鼠一定是只雄性的。对女孩子扮鬼脸的不会是同性的。何况还企图扑向她呢。

现在在我这里的老鼠呢，它的性别我还不得而知，但它一样地是灰色的，一样地有着毛茸茸的身体，有着一对红彤彤的眼睛。在这之前，我对老鼠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只知道它大体的轮廓。也就是，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张嘴巴一条尾巴。嘴巴尖尖的，眼睛红红的。但是现在，它竟然就与我这么地不期而遇了。像我的那位尚不知名的女性朋友一样，我也得直接地面对着一只老鼠了。

我有些紧张。我手指缝里夹的那小半支香烟掉到了地上。我目瞪口呆了。我倒不是多么地害怕老鼠。也可以说我并不害怕老鼠。但我

讨厌它。我一直都讨厌老鼠。就算有人肯于编造出像《老鼠嫁女》、《老鼠娶亲》之类故事来美化它们，一想起老鼠，我身上还是要不由自主地生出些鸡皮疙瘩来。

我觉得我身上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我弯腰拣起一只鞋子。我希望自己能一鞋子就把它给干掉了。我曾经是个比较有名的投掷手，少年时代投掷过铁饼铅球，也取得过不菲的成绩。要是一下子就干掉了它，那一切的一切都迎刃而解不在话下了。我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正在这时，电话铃猛然无比尖利地响了起来。我一哆嗦，鞋子滑到了地上。

3

电话还是她打过来的。我一听就知道是她,是她的声音。“你为什么还不过来?都过去一个小时多了呀。”她说,“一个小时多,就算不搭车,用两条腿走,你也早就该过来了。可到现在为止,我家的门铃为什么还没有响起清脆悦耳的音乐呢?你是不是已经不想理会我了?你是不是不在意我的生存或者生死了?”

我有几分急躁的意思。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我急忙说:“不是不是。我一直很理会你,我一直很在意你的生存或者生死的。”然后我小声对自己说,“尽管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你到底是谁,跟我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我后面的话她是不可能听到的。那是我说给自己听的。我和她通话时,我的眼睛还紧紧地放在地上,也就是放在老鼠那边。老鼠还是那

么大摇大摆地坐着。不,它现在已经不是坐着了。它已经起来了,它站起来了,它正在摇摇摆摆地走路呢。而且它是朝向我这边走过来了。它的表情还是那么的从容,连一丝一毫的胆怯都没有。我是说,看上去它要到我这里来了,它是对我和别人通电话感兴趣了。或者它就是想过来干扰我通话。我弯腰拣起那只滑到了地上的鞋子,冲它比画了一下。

这时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咯咯咯咯的笑声。她说:“你不是在欺骗我吧?你不是在糊弄我吧?你说这样的话也不是一句两句了,更不是一天两天了。想想吧你。你还是妄想敷衍了事啊是不是?”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地上的老鼠对我的比画根本就不当回事。它还是那么肆无忌惮地靠近我。我只好把鞋子扔了出去。这影响了我通话的情绪。我把眼光收回来,我尽量不再去看这只可恶的老鼠。我装做没有它,我盯着眼前的电话机,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把我想得像一只老鼠那样可恶。要不……”我犹豫了一下,“要不我这就过去?”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万一她答应让我马上过去,万一她说快来吧你快来吧,我该如何过去呢?地点和姓名,我还都不知道。真要是那样,我可就惨了。

我抬眼看了看墙上悬挂的石英钟。已经快一点半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时间,是半夜还多出好些来了。这个时候她如果同意我过去,那说明她和我之间在过去肯定有过某种亲密的关系。

我和她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吗?

“可以呀。那你就过来吧。”果然她这么说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但接着她又说:“不过呢,现在那只老鼠似乎已经钻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可能是在家具底下,也可能回到了它的洞里。它在我这里有洞吗?这一点我还不清楚。不过如果没有洞,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它

又没长一对鸡那样的翅膀。连苍蝇的翅膀也没长。它又不是蝙蝠。”

停顿了一下,她又说:“总之呢,它现在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受到的威胁可能暂时解除了。但随时随地,这种恐惧的威胁还会重新出现。因此呢,我的意思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过来,帮助我解决一下这个跨世纪的问题。”

她说老鼠已经消失了时我松了一口气。甚至我都伸手擦了一把脸上冒出来的汗水。但她后面的话又把我的心给吊了起来。她还是让我过去。我问她到底是谁。我想问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底一时不揭穿,我就一时也不能安宁。但我还是没敢问。都后半夜快一点半的时候了她还敢让我过去,说明她真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是我尚未从记忆里寻找出来的朋友中的一个。亲密接触过与否一时难定,但我应该与她很熟悉的。如果这么问了,只怕她会伤心死的。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不能让一个女孩子因为伤心而死。可不问,恐怕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到底是谁。当然了。她说过她现在暂时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这就让我有一条路可以暂避一二了。

我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我哎呀了一声说:“都快到两点了这会儿。半夜了呀三更了呀。这么晚了,我出去也不大好吧?别人看见了说不定会说什么不好听的吧?这样吧,既然老鼠对你的威胁暂时没有了,我也就不必马上过去了。等那只老鼠再出来时,你就再打电话过来好了。你说行不行啊?咱们虽说是好朋友,可也多少得避避嫌疑不是?”

她在那边啊了声。她像是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就把电话放下了。

忙音一响起来,我的心立马就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我捏着话筒,长长地叫了一声:“天哪解放了,我感觉真他妈妈的美妙啊!”

4

现在,把电话放回去后,我得认真对付进入我的空间里的这只老鼠了。我得尽快把它赶出去,或者弄死它。我不能一边承受着那位尚不知姓名的女性朋友和她家里的老鼠给我带来的痛苦,一边再让这不知趣的东西把痛苦给增添到双倍的程度。

这只老鼠好像刚才走累了,正坐在我扔过去的那只鞋子上面休息。

老鼠,现在我给它取了个名字。老尘。是的,我叫它老尘了。灰尘的尘。尘土的尘。本来可以叫老灰的。但那么叫就通俗了。我不是一个俗人,我不能用一个通俗的名字来败坏我的名头。所以老尘比较高雅些。

老尘。就是老尘了。

在以后,直到我把它赶出去或者消灭掉,我都叫它老尘。这个灰不溜秋像灰尘一样的家伙,它坐在我的一只鞋子上面。我的鞋子是正着在那里的。它坐在鞋背上,显得很悠然很自得。

它这是在挑逗我呢,它这是在嘲弄我呢。它这是瞧不起我呢!

它的两只眼睛亮亮的。它望着我,胡子一挑一挑。哧——我听见它笑了,我听见它的笑声了。它就是这么笑的——哧——像是一个顽皮的孩童在偷偷摸摸地放别人家自行车轮胎里的气体。哧——它是在引诱我过去,它想和我做什么游戏吗?妈的,妈妈的!你看它那副样子那个形象!我摸起另一只鞋子。顺便说一下,我的鞋是拖鞋。在房间里,无论是春夏秋冬,我一律都穿拖鞋。只不过夏天穿的是塑料拖鞋,秋冬和春天穿的是布拖鞋。现在是春天过去了大半的五月份,我的拖鞋还是布面的。它坐在布面上,当然会很舒服。

我把另一只握在手里,感觉那布也很柔软。我瞅了瞅,鞋底是塑料的,比较硬。我决定用鞋底去迎头痛击老尘。只要打得准打得狠,相信只一下就可以解决它的生命。

举起拖鞋的时候,我恶狠狠地说:“老尘,我这就要了你的命!”

我攒足了力气。我瞄准了老尘。前面我说过了,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投掷过铁饼和铅球,还参加过我们那个片的学生体育运动会,有一次还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另外,也是在少年时代,我还亲手制作过一只弹弓,并且不止一次地用它射杀过树上的麻雀。甚至有一次我还用它把一条企图咬我一口的凶狗给打得嗷嗷直叫。当然这都是些陈年往事了。但我相信尽管岁月变迁时光流逝,我学到手的技术不会丢。

拖鞋流星般地向老尘直扑过去。从我的角度上看,老尘的身体已经被拖鞋完全地覆盖住了。老尘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境地了。结束了。我想,事情结束了。老尘完蛋了!彻底地完蛋了。我松了一口气,赤脚